

# 黄瓜架下

□吉林通化 卢海娟

冬天,砍柴期间,父亲就看好了一些柞树棵子,它们底端的直径在五六分米左右,枝杈丰满,高矮匀称,是做黄瓜架的首选。

砍几株这样的小柞树,用爬犁捞回家,放到场院里,要顺其形制,一棵压着一棵叠放在一起,上面再压上几块大石头,用整个冬天为其“塑形”。

整形期间的黄瓜架棵子是我们的蹦蹦床和游乐场,我们常常爬上去,踩着那些富有弹性的树枝体验那份被轻轻弹起的快乐,也在这里玩过家家或是捉迷藏,玩累了的时候,我们甚至可以在上面小睡一会儿。

夏初,黄瓜苗吐出卷须,该让它上架了。父亲搬开柞树棵子上的大石头,枝杈繁复的小树已经被压制成扁扁的一片,父亲把树根削尖,费力地把它们扛到黄瓜地里,用力插在黄瓜苗之间的垄台上。

有的需要半米左右,大多数可以隔上一米还多些,几根树棵子被父亲有序地插好,父亲摇一摇,试一试它们的牢固程度,因为枝杈相连,加上插入土里的部分足有半米多,黄瓜架看起来威风凛凛极为牢

固,又因为黄瓜架两垄为一组,树梢在垄上衔接在一起,互相支撑,因此就算大一点的风雨也无法撼动。不过,为了保险起见,父亲还是在树棵子之间绑上横杆,黄瓜架要像结实的篱笆坚不可摧。

黄瓜长得快。打好黄瓜架,没几天,黄瓜秧就爬满了架,开花,做扭儿,长成纤长水灵的黄瓜。黄瓜是小孩子的爱物,遛黄瓜是件大人都喜欢的事儿。生长最旺盛的时候,随便就可以摘下鲜嫩的黄瓜,左右手各攥住一半,各自向不同的方向一扭动,黄瓜上的刺就被摺在手心里,咬一口,清新脆嫩,齿间生香,解暑解渴又解馋。

也不是所有的黄瓜都可以随便摘取,那又长又直的,要留种,要绑上光荣的红布条。留种的黄瓜在主人的呵护中慢条斯理在长大,变老,它们足有二尺长,直径比架黄瓜的棵子还要粗,一根十来斤重,上面布满粗糙皴裂的暗褐色老皮。

菜园子里,黄瓜架一直是个神秘的所在,相传,农历的七月初七,晚上,在黄瓜架下放一盆清水,不尿床的、五六岁大的小孩子能从水盆里看到鹊桥上相会的牛郎织女,

还能听到两个人的哭声和说话声。奇怪的是,大人们只是一直这样说,每到七月初七,就把这件事忘到脑后,没有谁让自家的孩子去做实验。

爱钻黄瓜架的不仅仅是小孩子,还有热恋中的年轻人,倘若老人和妇女咬着耳朵说,谁家的小子和谁家的姑娘钻了黄瓜架,那就说明,这两人在谈恋爱了。家里有年轻人钻了黄瓜架,两家大人立刻紧张起来,觉得孩子打了自己的老脸,只要没什么大矛盾,就赶紧给两个年轻人张罗婚事。

黄瓜架扎根在人们的生活中,就像深深插进黄瓜地一样,在乡下,两个人打架,动了手,就被称为“支起了黄瓜架”,腿绷直,手撕扯在一处,可不就像是黄瓜架吗?

黄瓜架不管这些,从春到秋,它的使命就是扶起细弱蜿蜒的黄瓜藤,护住黄瓜的一世繁华。等到深秋,连老黄瓜也被摘下,那些披挂着残破的黄瓜秧子的黄瓜架,才再一次被父亲从土里拔出来,摆在曾经为它整形的地方。不过,再没有孩子会爬到上面去,因为它已全失了弹性,没有了当初的魅力。

# 一树石榴花火红

□南京 徐延彬

又是一个五月,又是石榴花挂满枝头的时节,我想起了故乡小院里的两棵石榴树。

在小院背阳处,驻立着一棵老石榴树,它粗劣的外皮包着扭曲的枝干,仿佛一位沧桑的老人。在小院的东北角向阳处,挺立着另一棵小石榴树,它健壮的树干散发着青春的朝气。春季来临,小石榴树率先展示风采:树上挂满了“红灯笼”似的石榴花,在绿叶的衬托下,红、火、灿烂,红得发着亮,红得喷着火,就像太阳最近边的朝霞。花瓣儿是这么多,花形又这么大,花瓣儿一层又一层……来串门的人们,个个赞不绝口,小树一派风光。

而那棵老树呢?默默无闻地立在那里看着小树抢尽风光,竟无一丝绿意,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人们在感叹小树风光的同时,无不惋

惜老树的光景,有的说:“唉,自然规律啊,它是不是死了?”“死了,刨掉算了。”我姥爷总是胸有成竹,微笑着对人们说:“往后看,往后看……”

一个月以后,老树才在沧桑的枝干上冒出绿意,接着也开花。唉!花是那么小,花瓣是那么薄,也不火红,也不艳丽。也没有人去注意它。

阴历九月中旬,是石榴收获的季节,人们惊诧了。看那老树的枝头,真是硕果累累。有的两三个,有的四五个果实挤在一起,许多枝条不堪重负,虚心地垂下了“头颅”;坐在房顶上看去,一个个石榴呲牙咧嘴地冲你乐;有的张开着一条一条的娇艳的小口,露出满腹宝珠似的水红色的子儿,逗引着孩子们的涎沫。

至于那曾经风光过的小石榴树,现在怎么样了?叶子肥肥的,果实却稀疏的,结的石榴躲躲闪闪地藏叶子后面,仿佛有点害羞。该摘石榴了,姥爷说:“把两棵树的石榴分开,老树的果实又大又甜,人人爱吃,送人就送它……”

季推一季,年复一年,小院里总在重复着这个故事。儿时,我总是看着好玩,吃着香甜,从没注意过这些事情。许多年以后,姥爷谢世了。安葬外祖父时,在老树下烧火做饭,当时就死了半边。人们再到我家来说,这回可真的死了……一家人也惋惜地说,这树也是有灵性的,随老人去了就去了吧。

但是,老树并没有死,到了第三年,它又奇迹地开花结果了。于是,小院里又重复着这个故事。

# 故乡小麦颤轻花

□湖北武汉 马庆民

一位老同学在朋友圈发了几张给小麦灌溉的照片,并配以文字——小麦吐穗扬花了!

看着照片,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诗:“暮春景物称山家,屋角团团绿叶遮。薄晚微云疏过雨,一番小麦颤轻花。”一望无垠的绿色麦田里,一杆杆顾秀的麦子茁壮生长,嗅着暮春风雨中送拂而来的小麦花儿缕缕清香,怎能不令人心生欢喜?

小麦生长的地方,就是小路弯弯,炊烟袅袅的家园;小麦开花的场景,就是丰收在望、喜上眉梢的光影。在我心里,小麦一直都是最美的农作物,那种美,在于她的清秀清新,在于她历经严寒风雪的欺凌打压,春天返青时的盎然生机和焕然一新。

世人只知道昙花在晚间开放,一花一期,一期一会,花期仅有3—4小时。却不知麦花每一朵的时间大

概只有一刻钟到半小时,可以说是一生只有一眼,更是珍贵。如果说昙花一现,只为韦陀,背后有个美好的爱情故事,那么麦花一瞬,是为众生,背后却是几千年的文明。

麦花不但花期很短,身量也很小,小得常常让人忽略。若不细看,你根本发现不了她的存在。如果以花期、大小和色泽论处,麦花甚至称不上是花,细碎的身子,更像一点点参差的萼。她不施粉黛,素面朝天,连花朵最起码的美丽都省略了,只待浓浓的绿意拉开夏季的序幕时,才抖擞起精神,拼命抽穗,肆意扬花,让馥郁的麦花香,弥漫田野、山村、平原……

麦花虽有淡淡的清香,但蜂蝶根本就不眷顾她,就连传粉和授粉都是靠重力和风力来完成,可是她结出的果实,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她虽然不是发光体,但她所散发的“光芒”,照亮了人类的历史。

千百年来,她不改初衷,一如既往地馈赠着人类,她不遗余力地开放,传粉,不是为了让人看到它的可爱精致,也不是为了得到诸多赞颂,更多的是为了麦浪滚滚和金色的收获。

小麦扬花后,用不了多久,就会回归于我们肤色的生命原色——黄色。“鸟无所食饥奈何,见人食麦喜且歌。”麦子青青黄黄,将要成熟时,连鸟儿都载歌载舞,满心欢喜,何况我们?也难怪,小麦所磨砺而出的味道,不论发酵、蒸煮、煎炸的,不论馒头、大饼、面条、包子、水饺,甚而以小麦为主酿造的或寡淡或醇厚的老酒,都让我们品之不尽,回味无穷。

眼下正值北方小麦吐穗扬花的时节,那点点的微香里,仿佛飘散着淡淡的乡愁,也仿佛让我们嗅到金灿灿的丰收,进而嗅到一笼屉白白花花的馒头那股醇厚的甜香。

# 枝头白鹭

□江西永新 吴佳佳

我正在屋里看书,忽然,屋外来阵阵鸟鸣,时长时短,时缓时急,时轻时重,轻快、悦耳、灵动。那些像天籁般空灵的声音穿过墙壁,越过窗棂,飘入我的耳膜,激起阵阵颤栗和涟漪,像给我做了个全身SPA。我丢下书,信步走到了门外。

站在门口来到院子里,阳光洒了一地,蓝色的天空清明亮丽。对面柏油马路上成排的香樟树在清晨的微风中油亮光泽,摇一身新绿发出沙沙像耳语般的声音。似一个身着盛装的姑娘向我炫耀她的美貌,也像一群调皮的小孩在随风舞蹈。“叽叽……”忽然,空中飞过一对白色的翅膀,叽叽的声音瞬间消失。我的耳朵早已捕捉到翅膀轻轻扇动空气的声音,暗到轻盈的身影在蔚蓝的天空划过的痕迹。

一只,又接着一只,快速地从我头顶飞过,钻到屋后的树林中。“啾,啾……”鸟儿在呼唤。却又不知来自何方。我想去看看发出声音的到底是哪只鸟儿,却徒见枝繁叶茂的香樟树在微风中摇晃,发出沙沙沙的声音似乎在讥笑我的眼力不好。左看右看,却没看到它们的踪迹。是鸟儿在跟我捉迷藏吗?它们是不是故意把自己藏起来,让我焦急?在我生气的时候又故意俏皮地鸣叫,让我只闻其声,不见其影?

我有些懊恼。这调皮的小精灵,真淘气。“扑棱……”忽然,我的耳朵又捕捉到翅膀扇动空气的声音,迅速循声看去,对面果真飞来一只白鸟,然后又从我头顶飞过。“呱……”那沙哑的声音真的是白鹭!我听人们说,只有幸运和

# 拥抱

□太仓 陈卫卫

上月的一个周末,我和往常一样,带着老婆和女儿回老家看望父母。

吃完丰盛的大餐后,父亲去午睡了,我和老婆陪着母亲在沙发上看电视、说闲话,而受到冷落的女儿一会儿坐在我怀里,一会儿揪揪我的头发,见还引不起我的注意,就坐在我身边扭来扭去地唱:“抱抱你的娃娃快快睡。”母亲扑哧一下乐了:“多大了,还让你爸爸抱?”女儿没有一丝扭捏地说:“反正他是爸爸,我是小孩,不管多大,他都要抱我。”说完就扑过来搂住了我的脖子,小脸在我的大脸上蹭来蹭去。母亲见状,凑过来拍了拍女儿的头,女儿却趁机又缠在了母亲的怀里,抱着母亲的脸左亲一下右亲一下,乐得母亲呵呵地笑。

看着她们祖孙俩玩闹,我的心里涌过阵阵温暖。却听女儿调皮地叫道:“爸爸,我刚才都拥抱了你,现在应该你拥抱你妈妈了呀!”母亲听后有点窘,就呵斥孩子别胡闹。而我在这一瞬间,仿佛被女儿天真的小儿女情态所感

善良的人,白鹭才会从她的头顶飞过。而且看到白鹭的也是有福气的。原来屋后的树林里住了很多白鹭。于是,我又走到屋后,走到离树更近的地方观看。

树是参天大树。有松树、桐树、香樟树。我发现那只白鸟儿正站在十多米高的松树枝上。鸟儿似乎看出我的心思,从树梢飞出,落到离我更近的树枝上。我终于看清了。鸟的头部和身体是黑色的,翅膀却是洁白的。它双腿细长,双爪紧紧地抓住一根松枝。松树枝微微颤抖,白鹭却毫不慌乱。站稳后,鸟儿伸出它细长的脖子和尖嘴啄食松籽。

“呱呱……”又一只白鹭飞了过来,落在一旁的树枝,忽地挨着同伴飞走了。“呱呱……”树枝上的鸟儿回应了一声,又忙着啄食松子。

这时,几只更小巧的鸟儿在松枝下面的香樟树间叫唤,“叽叽……”是麻雀么?“啾啾……”右边的香樟树也飞过一只更小巧的鸟儿。轻盈,伶俐,声音柔和动听,我想一定是黄莺。接着,又有不同的鸟鸣连续响起,让我分辨不清这林间到底有多少种类型的鸟儿,到底有多少令人羡慕的枝头黄莺。

蔚蓝的天空像一块巨大的幕布,任洁白的云朵牵着各种形状的棉花糖和动物漫步或奔跑。而屋后的松树枝直指苍天,香樟树绿意泛滥。它们紧偎在一起,像威武的战士拥着它的娇娘。那悠闲快乐的鸟儿,像大地的孩子,穿行于林间枝头嬉戏、追闹,自由自在。

忽然,我生出一种渴望,渴望成为一只飞上枝头盘旋嬉戏的白鹭。

染,坐在母亲身边揽过她的肩头,给了她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

本来,我只是一个玩笑般的举动,却不料在与母亲拥抱的那一刻,有份突如其来的爱的感动撞击了我。我长久地赖在母亲怀里,找寻久违了的旧日时光。母亲拍着我的背说:“快起来,都是当爸爸的人了,还像小时候那样撒娇啊?”就在从母亲怀里起身的片刻,我分明看见母亲眼里的喜悦。

那天,我们留在家吃过晚饭才走。在厨房里忙碌的母亲哼着歌,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。我甚至觉得,母亲走路的步子都轻盈了许多。几天后,父亲还专门打电话问我:“那天你给你妈说了些什么?老太婆最近看上去又年轻又漂亮,脾气也好了许多。”放下手机的刹那间,我笑了。没想到,一个简单的爱的拥抱,魔力竟会这么大。

这是我第一次拥抱母亲,后来我又拥抱了父亲。多年以来,父母用爱给我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空,如今他们老了,是该让我们做儿女的多多回报,但愿父母晚年生活的每一天都拥有快乐。